

故紙札記

陈学勇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林徽因诗别有主题

凌叔华的佚剧《月宫女神》

“山友”与“教婆”——兼说沈从文与林徽因及冰心

陆小曼何故如此——校读她的三种版本日记

杨绛任校长

释一封沈从文佚简

“全集”不易全——补徐志摩一段重要佚文

不可再现的文学风貌——关于民国才女的对话

对于学术随笔的放心与不放心

陈学勇 著

故紙札記

卷
隨筆文丛

湖南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故纸札记 / 陈学勇著. — 长沙 :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7.8

(开卷随笔文丛)

ISBN 978-7-5667-1275-2

I . ①故… II . ①陈…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4674 号

故纸札记

GUZHI ZHAJI

作 者: 陈学勇 (著)

策划编辑: 肖立生 邹彬 刘旺

责任编辑: 刘旺

责任校对: 全健

装帧设计: 山和水设计工作室

印 装: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32 开 印张: 9.75 字数: 211 千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7-1275-2

定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编: 410082

电话: 0731-88822559(发行部), 88821691(编辑部), 88821006(出版部)

传真: 0731-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56181521@qq.com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发行部联系

第一辑

林徽因诗别有主题 | 001

唯真、唯理、唯情、唯美——漫谈林徽因创作 | 005

李庄的濡沫之士 | 012

凌叔华与日本 | 017

凌叔华的佚剧《月宫女神》 | 023

不是翻译家的凌叔华 | 037

凌叔华情绪的不同侧面 | 042

“山友”与“教婆”——兼说沈从文与林徽因及冰心 | 046

方令孺的前期诗和后期文 | 052

陆小曼译作及徐志摩佚文 | 074

陆小曼何故如此——校读她的三种版本日记 | 077

大陆的作家张秀亚 | 096

虞岫云亦曾激扬 | 104

意会错了的“无灯无月”——闲说周鍊霞 | 110

作家冯铿 | 116

聊以悼念梅娘 | 122

杂文家姚颖的性别 | 126

曹诚英曾经是位诗人 | 129

何止是佳人——读王映霞七绝诗 | 134

八十春秋文学路——女作家罗洪创作述评 | 139

杨绛任校长 | 152

第二辑

不是纪念胡适 | 156

释一封沈从文佚简 | 159

陈西滢的《作家杂话》及其他 | 164

诗人这般褒贬徐志摩 | 180

“全集”不易全——补徐志摩一段重要佚文 | 189

“三月司寇”清风袖 | 192

一封李健吾谈自己剧作的信 | 196

“老上海”李君维先生 | 200

任政书法及闻一多篆刻 | 206

第三辑

回眸民国女性创作 | 209

不可再现的文学风貌——关于民国才女的对话 214	214
答深圳晚报记者问 222	222
遗忘的文学角落——《太太集》序 227	227
《太太集》作品点评 231	231
关于轻性论文、学术随笔的通信 235	235
关于文史题材写作尚实的通信 244	244
关于编辑职守和素质的通信 253	253
关于传记作品文学性的通信 262	262
好选题的书还得好好编著——读《中国创刊词》 271	271
传记还是小说 276	276
史剧与“戏”剧 280	280
对于学术随笔的放心与不放心 285	285
诚信之失贻害大矣 290	290
可嘉学风 293	293
后 记 299	299

能不能永远？

又想：

（不敢低头）

疑问同风吹来时，

影子会不会已经

伸得很长，

寂寞的横在

衰柔的青草上？

这首看似不甚引人注目的小诗，意象淡淡的，淡得如经不住和风的轻烟；而且意象平常，谁没有过这样平常地仰脸望天，没有过低头见草动影移？然而，咀嚼这淡痕、这常态，禁不住品出隐隐的一缕情思。日子是人来过的，无云（必须无云）的天则是永恒的自然。希冀岁月久长乃人性本初，若在希冀中白白流逝了岁月，岂不与本初相忤。诗里未必没有些许逝水如斯的惆怅，但诗人是否也提醒你或她自己：有这点儿希冀未尝不可，要是沉溺其中，就得不偿失了。《日子》篇幅如此的短，却不容人如此迅疾地释卷。回味再三，它又一次展现了林徽因诗歌的独特魅力：形象，不浅尝；深邃，不凝重。这正中刘勰所言，“义既极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

“日子”两字是常出现在林徽因诗句里的：“又一天的日子已迈过你的窗栏”（《破晓》），“日子悄悄的仅按沉吟的节奏”（《空想》），“告诉日子是这样的不清醒”（《灵感》），“盲目的再去寻盲目的日子”（《红叶李的信念》）。有的诗题亦近似“日子”，如《一

天》《六点钟在下午》。林徽因热爱生活，时常咀嚼着“日子”。激情岁月总不能时时都在，包括爱情这一个人的激情岁月，平常日子才是常态，它并非无可牵动情感。

林徽因“粉丝”多注目女诗人的爱情主题，甚至误以为它们都是写给徐志摩的（能有几首？），竟然有研究者断言，林徽因的所有诗歌全“止于写小姐隐秘的情事”。认真统计一下的话，林徽因为数不多的诗篇，其爱情主题所占分量相当有限，多的倒是《日子》之类的篇什。最早发表的《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已经初见端倪，诗人认定宇宙、自然、人世的变幻是常道：“难怪她（按，指‘变幻’）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诗的末尾再诘问：“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 / 谁又大胆爱过这伟大的变幻？”坦然面对人世变幻恰是林徽因的人生观。还有那首不妨看作自况的《莲灯》：“宛转它漂随命运的波涌 / 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 / 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 / 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样的情感，《小诗（一）》抒发得尤为充分：“感谢生命的讽刺嘲弄着我 / 会唱的喉咙哑成了无言的歌 / 一片轻纱似的情绪，不是空灵 / 现时上面全打着笨拙补丁 // 肩头上先是挑起两担云彩 / 带着光辉要在从容天空里安排 / 如今黑压压沉下现实的真相 / 灵魂同饥饿的脊梁将一起压断 // 我不敢问生命现在人该如何 / 喘气！经验已如旧鞋底的穿破 / 这份歧道路上，石子和泥土模糊 / 还是赤脚方便，去认取新的辛苦。”

关于时光、关于生命的反复咏叹，是女诗人“轻轻的独语”，是与自己的对话，《日子》可谓典型的一首。林徽因这般咏叹时光，咏叹生命，当然与诗人早年患了那时很难治愈的肺疾大有

关系，而内里的缘由，或恐更出自她的视野、学养、气质、抱负。民国女诗人，多有鼓动奋起的作品，多有情感宣泄的作品，也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品，唯品味生活、吟哦人生、诗风蕴藉的佳作为难得。女性诗人（何尝不包括某些男性诗人），笔墨往往落在具象事物上，触景生情，情只是形而下的喜怒哀乐，多情寡思或有情无思。林徽因则作形而上的追思，哪怕未必追到答案——当然所思决不肯失之直白、说教。她探寻写诗奥秘的《究竟怎么一回事》，把玄乎的、难以言喻的写诗过程说得淋漓尽致。诗歌体裁纵然以情见长，林徽因却很是强调它情与思并举，“一面跟着潜意识浮沉，摸索自己内心所萦回，所着重的情感”，“又一方面顺着直觉，认识、辨味在眼前或记忆里官感所触遇的意象”，“再一方面又追着理智探讨，剖析，理会这些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分量，流转不定的情感意象所互相融会、交错策动而发生的感念”。她再三提醒，诗歌创作过程中“思”的不可或缺。见之于其作品，一面抒情，一面言志；一面流露出对严峻现实无奈的情绪，一面表达不甘屈服的昂扬精神。读者会看见丽质病躯里的坚强灵魂。因而仿佛纤细的篇什得以挺拔起来，“哀而不伤”，有别空洞的呐喊、失度的滥情、浅薄的褒贬。这正是，林徽因诗歌除了玲珑、晶莹、雅致，还有屹然超越诸多女诗人的巾帼之处。可惜林徽因诗歌这一重要主题被偏爱她的许多读者所忽略，连学界也未予以足够的正视。林徽因不愿被归为“新月诗人”，莫不生前已经暗示了她委屈。读林徽因诗歌，视线切勿为爱情主题所囿，林徽因此类诗作，置身整个民国诗坛也可说难得，其贡献应该在她的优美的爱情诗之上。

唯真、唯理、唯情、唯美

——漫谈林徽因创作

林徽因在读者中最以诗歌著称，然而八宝山陵园她的墓碑镌刻的不是“诗人林徽因”，不是“作家林徽因”，乃“建筑师林徽因墓”。她本职研究古建筑，也设计现代建筑，虽一度享誉文坛，却不过是个客串文学舞台的“票友”而已。首先说明这一点，因为它关联到林徽因的创作特色。她同时代卓有建树的女性作家们，有的秉承文学“载道”传统，欲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有的人生曲折多舛，需要文学作宣泄情感的渠道；有的成名愿望强烈，借助文学千古流芳；再就是为经济所迫，赚稿费接济营生。林徽因全然没有这些负累，既无需卖文为生，她生活的富庶早在一般有产者之上；也没有靠文学成名的意识，此前已经是京城知晓的名媛；更无意用文学作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她从不愿介入政治；当然有抒发感情的时候，但是还远不到沉

湎、滥情的地步。林徽因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不妨说全是写给自己的，可谓是文人的自语，或如她诗里说的：“我在轻轻的独语。”每一个作品完篇，她并不急于发表，或许不为追求发表，闲放着独自吟哦、咀嚼，再就是在朋友间传阅。逢上编辑朋友索讨，则拿去一首几首，大体这么公之于世的。有些篇章生前从未发表过，《灵感》《我们的雄鸡》皆是。据说，还有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湮没于乱世了，委实可惜。

林徽因十分多情，诗人总归是多情的，况且林徽因的情感格外细腻。一处静穆的庭院，一株垂柳，乃至一柄菩提叶，甚至单是默默坐在窗前，便会牵出她细细的绵绵的情思。这些小诗，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往往触景生情，犹如古代诗人的即兴遣怀，无不是林徽因生活情绪及时的真实的记录。她对生活的极度热爱在诗里得到生动的体现。然而，林徽因又终究是颇具知性的学者，她不满足停留在表层的情感抒发，多半寄寓了咀嚼人生后的思索。《红叶里的信念》这样逾百行的咏叹长幅自不必说，即使如不足百字的《前后》，看桥下驶过的船、桥上走过的人，十分寻常的生活场景也能激起她感叹：“没有终点 / 这前面 / 背后 / 历史是片累赘！”晶莹的短章便显得些许沉甸。人生阅历不深的青年，怕不易体会这样的诗句：“吹散记忆正如陈旧的报纸飘在四处彷徨 / 破碎支离的记录只颠倒提示过去的骚乱 / 多余的理性还像一只饥饿的野狗 / 那样追着空罐同肉骨，自己寂寞的追着 / 咀嚼人类的感伤；生活是什么都还说不上来 / 摆在眼前的已是这许多渣滓！”需提醒读者，专注林徽因诗篇的优美时，切勿忽略了那些凝重而形象的诗句。也莫要只顾陶

醉她吟咏个人情感的佳句，由此以为，优雅的女诗人只会在客厅里浅吟低唱。要知道，看似十分柔弱的诗人，竟出人意料地坚强。她担心肾切除手术失败，躺上手术台之前留下了《写给我的大姊》准备与亲人诀别。诗里并不见丝毫的凄楚悲哀，倒反过来安慰大姐：“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如果真的诀别了，她愿自己定格于美丽的晚霞。

是的，林徽因爱情主题的诗篇广为读者传诵。欣赏这类作品，最好不必拘泥诗人生活里情事，不宜索隐她写给哪位异性、眷恋什么情状。这样读诗，不免徒劳添足，有时会适得其反。一些被学者们解读为与徐志摩相关的作品，若深入了解诗人生平，其所指更像是她丈夫或金岳霖。尤其不应把林徽因的全部诗作认定是仅仅“止于写小姐隐秘的情事”，乃至武断她“在诗艺上精研追求，思想上却消极颓废”。认真统计的话，爱情主题只占她诗篇的少数，写风物、写时光、写生死的笔墨格外多。为了寻访古建筑她经常踏入穷乡僻壤，有机会和底层大众接触，穿戴着“乡下人的笠帽，草鞋”，仿佛有了“乡下人的性情”（见《旅途中》）。当然笔下就呈现了民生疾苦，如《年关》《微光》，以及不是他们疾苦但饶有意味的同样值得关注的《昆明即景》。

文学史家越来越正视林徽因小说创作，尽管她只有六个短篇。作品这么少，不意味内容的寡淡。《吉公》批判扼杀人才的时代，《文珍》歌颂敢于自主命运的弱者，《窘》体现人性关怀，《绣绣》充满人道精神，《钟绿》叹息世事无常的宿命，《九十九度中》记录了贫富悬殊的都市景象。这与林徽因诗歌偏重个人

思绪不同，也与许多女小说家逾越不了自我情结有异，显示林徽因具有关怀现实的宽阔胸襟和审视历史的深邃目光，较之“闺秀”派显得“大气”，较之“大气”的“革命”派则不那么空泛。林徽因的小说，一篇自有一篇富于特色的艺术追求，或着力塑造人物如《文珍》，或客观刻画心理如《窘》；或渲染主观情绪如《绣绣》，或细节上见精神如《吉公》，或营造诗意氛围如《钟绿》，或穷形尽相如《九十九度中》。回顾现代白话短篇小说进程，五四文学初期乃至整个二十年代，除鲁迅一些作品（并非全部）脱却了稚嫩痕迹，整体状态尚有待成熟，冰心、庐隐、冯沅君这等一流的女小说家无一例外。现代短篇小说真正成熟阶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徽因的作品堪称成熟作品的代表。到了八十年代，王蒙初试意识流小说仍显生涩，而三十年代的《九十九度中》已经那么圆熟，恰如下之琳评价的，“允称吾国早期最像样的意识流小说”，林徽因有着怎样的才气不言而喻了。

在学院派看来，林徽因的散文作品更少，能归入他们的狭义美文视野的仅寥寥数篇。和林徽因小说一样，是以少胜多。那篇《彼此》，其文如人，让后世读者得以直接感受林徽因生前口若悬河的健谈风采、豪爽性格。关于徐志摩的两篇，一往情深外包含对诗人的洞见，是其他女性悼念文章所不备。《蛛丝和梅花》更把柔美与睿智融合得天衣无缝。林徽因散文思路活跃，情感浓烈，文气酣畅，语言简练，加之优雅的抒情，生动的叙事，精辟的议论，因此赢得了学者高度评价，认为可在“五四以来优秀篇目之列”。卞之琳甚至说，林徽因诗歌“不如她的散

文好”，赞赏林徽因散文其实是“并非形式上的诗，不外露的诗”（《窗子内外：忆林徽因》）。《窗子以外》一篇兼用小说技法，不仅场景素描、人物剪影非常精彩，而且情节因素设计合理，为作品增添许多异彩。本书破例选入她十多封书信，不要误会以其凑数。书信作美文读，自古而然，司马迁有《报任少卿书》，嵇康有《与山巨源书》，以后的王维《与裴迪秀才书》，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宗臣《报刘一丈书》，直至清末民初林徽因自家先贤林觉民的《与妻书》，历代无缺，数不胜数。林徽因的这些书信，纵然难比他们那般回肠荡气，亦自有其真切、妩媚，拨动读者的心弦。她给沈从文信中写道：“不过我同你有大不同处：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种生活的意义，即使这横溢奔放的情感所发生的行为上纠纷是快乐与苦辣对渗的性质，我也不难过不在乎。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以下我情愿也随着赔偿这天赐的幸福，坑在悲痛，纠纷，失望，无望，寂寞中捱过若干时候，好像等自己的血来在创伤上结痂一样！”林徽因的书信，不是书信体的文章，打破了文章的套套框框；不会想到身后公开，没有种种心理羁绊，纯粹的私下交谈，信笔所至，随意率性。不经意间，比散文作品愈加能看到她的为人本色和文学才华，可以说，不读林徽因书信，很难真正认清这位才女。还值得一说的是，林徽因的建筑文章，富于激情，文采斐然，毫无学术文章的枯燥乏味，素来为建筑同行们称道。他们坚信，即使梁思成署名的文章，其精彩处必定经林徽因润色点化。所以书中也选入普及

性的几篇，不过，由于是节录，已经很少能够窥见才女在专业论文中的另一番才情。

林徽因还有个剧本《梅真同他们》，但只完成四幕中的三幕。虽为残本，就内容，就艺术，却恰如美学家朱光潜所称赞：“现在话剧中仍留有不少的‘文明戏’的恶趣，一般人往往认不清 Dramatic 与 Theatrical 的分别，只求看一个‘闹台戏’，林徽因女士的轻描淡写是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限于丛书体例规定的篇幅，剧本割爱了。

综观林徽因创作，还得回到开头说的林徽因“票友”身份。唯“票友”才能有林徽因这样从容自在的创作心态，不矫情，不浮躁，不粗疏，不勉强，创作出十分精美的作品。与他人相比，林徽因的作品有如下特点：一是数量少，二是水平齐整，三是内容和情感诚实。林徽因说“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同样的意思她表达过多次，要求真实、诚实，是林徽因创作观的基点。加之她的天赋、学养、性情，读者有幸获得一位唯真、唯情、唯理、唯美的优秀作家，她身处众多现代才女中，卓然不群，耀眼夺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九二年和二〇〇五年先后出版过《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林徽因选集》，两个版本除插图数量有异，文本完全相同。林徽因的文学作品不多，似无从选起，故“选集”未选，均一网打尽。此“新编”依旧求尽，另外，补入若干不无审美的书信、建筑文章，并加上一批新发现的诗歌、舞台评论。要特别说明，以前各种林徽因作品集，文字、标点错讹不少，校勘十分用力的三卷本《林徽因文存》（以

下简称《文存》)纠正了数十处。《文存》里还包括建筑论著、翻译作品，其实是套“全集”。此编文本全选自《文存》，唯首次编入《文存》的诗歌《古城黄昏》，《文存》遗漏了最后七行，这次得以完璧，请读者留意。

二〇〇九年的四月天于银花苑寓所

李庄的濡沫之士

在中国,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困苦,以“文革”期间为最,其次数到抗战的后方了,譬如如今大家很熟悉的四川宜宾的小镇李庄。近日文汇报披载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妇致陈岱孙六通信札即为生动的新证。信里透露,大后方一群拮据的知识分子,自行设立经济互助的“救友 agency (代办处)”,公推陈岱孙主其事,援助临时有难家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他们相濡以沫,发扬了中国士人传统美德。

梁林夫妇身处李庄,陷入了一个极其不堪困境,但当时少有公开记述,仅在私下信函里才略作表露,给费正清、费慰梅信里尤多。那时夫妇贫病交加,较之他们告诉陈岱孙的种种愈加凄楚。林徽因说:“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